

1

人民大道上，车流拥挤。

秋日正午时分，艳阳高照，微风轻拂，应该是个悠闲的礼拜六时光，卓曜却没有这等好心情。

他开着银色的 ~~月~~ 在，在阳光照耀下，昂贵的烤漆闪烁着亮眼的色泽，好像在向天下人昭告着它的价值不菲，顺便再强势警告——

喂！识相的就给我闪边，要是不小心撞到了，看你怎么赔！

路口闪黄灯，他毫不考虑，油门一踩，加速驶过。旁边的车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连他的车尾灯都看不到了。

接下来又是一个完美的超车，被超过去的摩托车骑士吓坏了，赶紧放慢速度缩到一边去。哎哟——奔驰溜，要是不小心 粤到人家的烤漆一下，



他整台摩托车拿去都不够赔。

卓曜面无表情地继续在大道上狂飙。路上的人车闪的闪、逃的逃。

手机响了，他按下免持听筒开关——

“喂！”口气不怎么愉悦，车速更是一点儿也没减缓。

“喂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一定会很兴奋！”好友颖川，在电话那头嚷嚷着。

“最好我会很兴奋。”他瞄了一下车上的电子钟，~~杂音~~来不及了，不知道那女人弄好了没有？“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死定了，我最讨厌人家吊我胃口。”

“会啦会啦，一定很、兴、奋！我跟你保证！”颖川呵呵大笑再顺便卖起关子，引来卓曜不悦。

再来一个惊险万分的超车，他气定神闲，不管身后车阵抗议的喇叭声震天价响。

“你在干吗啊？开车吗？我好像听到喇叭声……”想起他开车时拼命的狠劲，好友忍不住捏了一把冷汗，却换来他不屑的冷哼——

“怕什么？又不是你握方向盘。”他更加重踩

着发火骂人的冲动。

“对，所以现在我要带我女朋友去给他挑选过滤一下，好狗不挡路，你没事就快挂电话！”

“哇哈哈——天啊！你们祖孙真是一对活宝，亏你爷爷想得出这种交换条件耶！你也真是不死心，这几年就一直重复一样的戏码。也好啦，陪他老人家玩一玩，逗他乐开怀，搞不好哪天保时捷就过给你了。”

卓曜想象老友在话筒一端笑到肚子痛的样子，那刺耳的笑声让赶时间的他更是老大不高兴。

“你念完了没？”卓曜冷冷地问。

又闯过一个黄灯，还好，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。

他得去接现任女友，她正在某间知名发廊里把那头离经叛道的金发给染黑，免得等一下他爷爷看了吐血。

“哈哈——”好友仍白痴地笑个没完，好不容易才正经地说：“你啊，要感激我，我帮你找到你心目中的性感女神了，跟你家老爷子那台保时捷一模一样！”

“真的吗芽”卓曜的心狠狠地震了好大一下。

怎么可能~~穿~~他明明找遍了全市，也找不到相同车款，如果真的有，他何必跟老头周旋这么久？

也不用再乱枪打鸟地交一堆女朋友，让他爷爷评头论足、冷嘲热讽的，再也不用受他那些气，就可以得到那台保时捷！

天啊！他不敢相信！

卓曜的呼吸整个乱掉了，觉得自己的世界一瞬间好像亮了起来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，我哪敢骗你呀。”颖川很得意地说，“我上礼拜认识一个旅馆大亨的千金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还在跟她乱吹捧那台保时捷如何又如何，没想到，她竟然隔天就开了一辆出来，我简直傻眼啊。”

卓曜又倒抽一口气，整个血液都沸腾了。

前方的灯号转成绿灯，他准备一鼓作气开过去，斑马线上还有两个人影走着，他微眯起眼，飞快地在脑海中计算那速度，嗯，韵运，等他开过去，这两人应该已经走到人行道上了，他用力踩下油门——

没想到，两个人影突然停了下来，动也不动地呆站在路中央！

闪躲不及，卓曜连咒骂的时间都没有，猛踩煞车，方向盘猛力一转，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他的车不偏不倚地撞上安全岛。

安全气囊瞬间爆了出来，他也气炸了！

“云耀！”他暴吼出声。看车头正冒着阵阵白烟，肯定已经撞了个稀巴烂。天啊，他的爱车毁容了，他心疼得快吐血了。

“我撞车了。”卓曜咬牙，对还在线上的颖川说。

“不会吧？”此话马上换来一阵惊呼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有事的话，还能跟你讲话吗？”他镇定地打上临时停车灯，拉起手煞车。车都撞烂了，我还拉什么手煞车啊！心里真是气得要命。

他抬眼，眼里立刻迸出凶光，穿过挡风玻璃，直射向正杵在事发现场颤抖着的那个人影。喔，是个女人，一个非常笨的女人，很好。她还牵着一个阿婆，双眼呆滞地看着他。

用力扯掉免持听筒的耳机，听到那头还在喂喂喂，他完全没心情管。

他用力地关上车门，冷冽地迈开步伐。他只想

知道，到底是怎样的人会笨到停在马路中间等人来撞！



完蛋了，她死定了。

陈晞看着眼前的惨状，身旁的车流行动缓慢，有人拉下车窗，对她投以关怀的眼神，耳朵还听到路人同情的声音——

“喔——撞车了。”

“哇，奔驰耶，好惨……”

“好像是这个女的闯红灯吧。”

午后阳光异常刺眼，她血液停滞，脑袋空白，呼吸微弱。

手里牵着一个素昧平生的阿婆，阿婆吓坏了，在她耳边直嚷着要尿尿。

只见车门打开，车主走了下来。

她抬头看着那个人，阳光刺眼，她眯着眼想看清楚他的长相，一接触到他凌厉的眼神，她的心脏简直要停掉。

他看起来好高，西装笔挺，杀气腾腾，凶恶的



表情像打算置她于死地，让她浑身打颤。

“小姐，”卓曜低沉地开口，“你没看到已经变红灯了吗？”

呼——还好，看样子他好像没有很生气。

“是没错啦……”可是她读过交通规则，车辆应该要礼让行人啊！那就不能怪她啊，“可是，我牵着阿婆走不快啊。”

很好，还给我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你大祸临头了知不知道！卓曜冷笑——

“那你为什么不用跑的过马路？不然后退也好啊！居然还傻傻地站着等死！你是白痴啊！”蓦地声音分贝数拔高。

被他一吼，陈晞吓得瞳孔放大，心里警铃大响——

哇——惨了啦——遇到坏人了啦——

“我、我、我就牵着阿婆，阿婆走不快嘛！”眼眶里晶亮的泪水开始打转，她很无力地再次辩驳。

卓曜根本懒得听这些。

“事情就是这样子，你闯红灯，害我撞车，你要赔偿我一切损失，我要打电话叫警察来画线

了。”说完，他转身拿出手机开始拨号。

陈晞好急，伸手扯他臂膀——

“先生，有话好好说嘛！这是一场意外啊……”

妈啊！要她赔，她可是穷光蛋，一个每天等发薪、有时连周休都得回公司加班的可怜上班族，这样太残忍了啦！

“放开！”卓曜甩开她的手。怎样，他就是不懂得怜香惜玉。

都是因为她，不然这时候他应该已经载女友回家，跟他爷爷悠闲地共进午餐，一切计划都被破坏了，他要全部记在这女人的账上，哼！

天啊！他这可是新款的 ~~月晕在杂运~~，才开了三年而已耶！碰到这女人，就毁于一旦，他跟她上辈子一定有相欠债。

一旁的阿婆生气了，拿起拐杖往他小腿猛敲，“少年仔，你这样很要不得耶！我被你吓到要收惊了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还对人家小姐这么凶！”

小腿被敲得很痛，他青筋爆出，差点又要吼了，不过因为对方是老人家，于是他忍住。

“阿婆啊，这小姐是你的谁？孙女还是媳妇？”



你嘛帮帮忙，叫她反应快一点，这么笨，走在路上很危险。”

说完，看到陈晞一脸受伤，卓曜突然有种报复的快感冉冉升起。

“都不是啦，我哪有这么好命！是这小姐看到我要过马路，好心牵我过去，是我走太慢了，不关她的事。”

“什么不关她的事？她差点把你害死！”他口气很差，“反正她赔定了！”他铁石心肠地看着她的泪水在眼中打转。

阿婆一听，又拿起拐杖毫不留情地敲下去，不敲还好，一敲让他气得跳脚，这下他跟这女人更是没完没了。

他马上拿起手机，飞快地拨了“花园”。



警察很快就来了，没几下就摆好警示灯，画线做笔录。

警方当然是维持他们中立的态度，“你们看看是要和解还是提控诉，如果要提出控诉，我要先开

你们罚单。这位先生，你虽然说当时你过线时是绿灯，而且也踩了刹车，但是照现场来判断，你那时车速应该不是很慢吧。”

“无所谓，那你开我超速的罚单好了。”卓曜耸耸肩，一脸不在乎。

罚钱事小，这口怨气不出不行。

“总之，这位小姐多少都要负责，谁叫她红灯了还留在马路上。”他的车撞得不成车形耶，还要被阿婆的拐杖羞辱。

“那你们要不要私下和解？”警察转身问陈晞。

“好、好啊……”只能软硬兼施，看他能不能手下留情，别让她大失血。

她看着那辆挂在安全岛上喘息的车，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也一样没力了，她今天真倒霉。

卓曜的视线焦点跟她的一样，看着他的爱车，心疼得要命。

他得打电话叫人来吊车回去修理，然后叫辆出租车，去接他的女朋友，再去赴晚餐的约会。

脑袋里想着流程，该如何把这场意外收拾到最完美。

当然，他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，虽然他的车有保险。不过，谁叫这女人那么笨，谁的车不挡，偏来挡他的！

唉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真不敢相信，以他的技术……

“其实，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技术不太好……”陈晞深呼吸，尽她可能地挽回劣势。

“嘎”卓曜猛地回头，好像听到了什么外星话。

陈晞以为他没听清楚，于是再次重复，还自以为聪明地把语气放软——

“我说，是因为你开车技术不够好，所以才来不及踩煞车，我可以赔偿你的损失啦，可是，你也不该对我狮子大开口啊。”

“你、竟、然、对一个男人说他不会开车？”卓曜逼近她，咬牙怒瞪着她，宽阔的肩膀挡去她头顶所有阳光。

气死了，自从他握方向盘以来，第一次听到有人对他说这种话！

而说这种话的人，竟然不觉得自己有哪里说错！这女人够白痴！

被他的气势吓到，陈晞畏缩了起来，睁着无辜的眼睛瞧着他——

“如果你技术好，你就可以闪过我跟阿婆，而不是撞到安全岛吧。说起来，就是因为你的反应慢，才没撞到人，我跟阿婆还要感激你呢！哈哈——”陈晞笑得好乐。

“你真不是普通的笨。”看着她无邪的笑容，卓曜一张脸冷得不能再冷，“猪脑。”

转过身不再理她，他拿起手机开始咆哮：“喂！拖吊车是来了没？再给你们五分钟，五分钟后没看到拖吊车，我马上坐出租车去砍了你们！”

好恐怖……看他发狂的样子，陈晞忍不住双脚打颤。

她刚才说错了什么啊？怎么他这么生气，还骂她猪脑？

她脑中挥之不去的是他刚刚骂人时那刻薄至极的嘴脸，他吐出那些字，怎么不怕伤人？

站在路旁，看着自己的脚尖，一阵冷风袭来，陈晞开始觉得鼻子酸酸的。

阿婆看她要哭要哭的，好心疼地哄着她。一面咒骂卓曜没良心，嘴里一直念着，到底是人重要还

是车重要，为什么差一点撞到人还不会觉得惭愧……没关系，阿婆挺你啊……

然后，陈晞就忍不住哭了，抽抽噎噎地拿起手机打电话。

卓曜冷冷地瞧着她，看她呼叫救兵，看起来好像挺可怜的。说这一老一小没半点关系，他实在很难相信，这女人的老人缘还不错嘛。

有些心软，但是他没办法原谅她说他技术不好。

她这样讲，叫他面子往哪摆啊！刚才她说那些话，没注意他脸色都变了，旁边的警察也在掩嘴偷笑吗？这笔账非算不可！



人民大道上不论何时总是车流拥挤，让车祸现场处理的速度更慢了。

卓曜站在路旁，双手插在西装裤口袋里，一脸的不耐烦。

“啊——你们线是画好了没？”他忍不住跟警察抱怨，警察要他再等一下，女友又不巧在此时开

始索命追魂 悦

他接起电话，口气不怎么好，电话那端的人大小姐脾气立刻发作起来，在他又吼了几句后，她开始闹分手——

“你每次都这样！我关心你还被你凶！”头发应他要求染黑，看起来好丑，在发廊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真想哭，她心情也很差，头发可是女人的第二生命耶！“对你来说，到底是车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？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嘛！”

女人就是这么烦。

卓曜翻了翻白眼，不小心瞄到一旁的笨女人，她站在他旁边，诚惶诚恐地看着他，一脸讨好的样子，他嘴角不禁往下沉。

“当然是你重要。”才怪，当然是车重要。女人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可是他爷爷还没看过她，他不能随便就把她给甩了，只好敷衍地应了句。

然后他诧异地发现，那个笨女人竟然开始对他毛手毛脚，没有经过他同意，牵起他没拿手机的左手。

他还讲着手机，另一端女友还在嚷着什么，他没注意听也不想听。

他低头看着她，她的刘海随着微风扬起，露出细腻光滑的额际。

她眼睫低垂，正专注地帮他贴韵运绷，原来刚才的强力撞击让他手背微微擦伤，要不是这女人，他根本还没发现。

凉凉的指尖碰到他的手背，小心翼翼地，好像很怕弄痛他。

手机还拿在耳边，他蹙眉，专心看着她的动作。

嘴里随便应着，眼光却不由自主地停在这笨女人身上。她不气他？他刚才凶到她哭了不是吗？

她让他联想到一种很愚蠢的昆虫，类似蛾之类的，没有大脑到不怕死，见火就扑。她果真是笨，笨到连记仇都不会。

陈晞把韵运绷贴好，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他，不期然地跟他四目相接，她莫名其妙地红透了整张脸。他不是再讲电话吗？看着她干吗？他是不是看很久了？

他不凶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帅，她现在才发现。

手指发烫似的，她放开他的手，有些尴尬。

他的视线收了回去，脸上的线条没有刚才的温和，她猜想自己一定是看错了。

她的个性就是这么鸡婆嘛，看到他受了伤，刚好她包包里都会带着韵运绷，就帮他贴一下，很奇怪吗？

想到他骂人的样子，她忍不住又瑟缩了一下，退了两步，和他保持一段距离，听到他对着手机说：“你不要再嘞了好不好？我要挂电话了。”

他应该是在跟女朋友讲电话吧？没看过有人连跟女朋友讲话的口气都这么坏，当他的女朋友应该很可怜。

但如果能有这种男友，应该会感到很骄傲吧？

他又高又帅，刚才靠近他时还闻到香香的味道，这么有格调的男人，还开那么棒的车，嗯……虽然那辆车已经稀巴烂，现在正要被拖吊走……

她看着自己身上穿的衣服，是大特价时抢来的过季商品，去年秋天买的。

一件已经褪色、还起了点毛球的粉色连帽栽恤，五分店买的便宜牛仔裤，加上有点脏的慢跑鞋……她局促地想把脚藏起来，但是好像很难……她突然觉得自己很给女人丢脸。短短的头发，连马尾都绑不起来，一点女人味也没有。

路上随便抓就有一把像她这样的普通女生，她